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十七回 特典崇隆登壇受印 仁心愷側掩骼施財

那小鈺三人進了內宮，只見皇后娘娘淡妝素服，面帶愁容，端坐在上面。卻說皇上自從前後賓天，有周、賈二妃才能理事，所以不復立後。後來二妃先後殞逝，內佐乏人，才繼立這位正宮娘娘的。三人疾忙趨上行朝見的禮，各報明姓名。娘娘素來本是十分仁慈明聖的，便命鋪了三個錦墩，一東兩西，賞他們坐下。看這小鈺雖生得如花似玉，眉眼間卻有些英氣勃勃。這兩個竟是十分柔媚的女孩兒，想著這樣嬌怯怯的人，叫他去御那強橫倭匪，心中倒動了個憐惜的念頭。便道：「倭寇強梁得很。百萬雄兵盡遭毒害，你們請去剿平他，固然忠勇可嘉，但也要自度己力。」三人奏道：「蒙娘娘恩念，感激難名。但臣等自揣定能削平亂賊，唱凱回朝的。」娘娘聽了，有些喜色。

答道：「果這以，真是天下蒼生之福。」說話間，宮娥送上香茶，小鈺接了便喝，這兩個只在唇邊沾了一沾，不喝下去。娘娘會意，便道：「你們儘管放心喝，喝完了叫你們去散散來。」

兩個就喝完了。娘娘就命小宮娥引他到別宮去，八寶鑲金的桶上坐了一會，依先回來坐下。娘娘又問：「你們男女同行，路上不很方便，怎麼樣呢？」小鈺奏道：「臣等都是中表至親，自幼同學同居，情同胞兄弟一般，無妨礙的。」娘娘說：「這就很好。」又賞給酒飯。待吃完了，命宮女們取過三個盒盤來，中間放著三件白緞蟠金繡花的軟甲，內裝湖州絲綿；又是三頂紫金冠，面前一朵紅絨，下嵌一顆大珍珠，後插兩條雉尾，裡面用紅緞湖綿襯著；又是三條寶帶。即遣三個宮娥領去替他們另梳了頭，妝束了出來。謝過賞，又說：「我派有三十名老宮娥，三十名小宮娥，都檢會騎馬的給你們隨營伺候；還派六十名宮監隨去，以便進出傳令；又各賜玉如意一枚，取個吉祥口彩。」三人又謝了恩，叩辭出宮，便有許多宮娥太監叩了頭跟隨著。又去叩辭了聖上。出到東華門，騎上馬，府尹擺了全副執事在前導引，府丞在後跟隨。馬前各有狀元、榜、探及第的朱牌一對，彩旗八對，皮鞭手四對。太監宮娥各騎了馬，前後擁護，遍遊六街九陌，看的人成千成萬，嘖嘖歎羨，都說活像三個出塞昭君，也辨不出誰男誰女。傍晚才分路回第，碧簫自回家中，藹如同著小鈺回府祭祖宗，拜尊長，紛紛道喜。湘雲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都來府裡住著，不必瑣說。卻說各部辦理一切，未免有需時日；又且欽天監一時檢不出上好旺相吉日，只得奏明略遲幾天，定於三月初一日出師。小鈺忙叫人到西山僻處覓了三隻高大的梅花鹿來，恰好一公二母。依著仙方，用藥攪了米，早晚喂飼。十日之後強壯異常，能馱萬斤重物，就叫他做仙馬。漸漸的日子近了，王夫人和寶釵、寶琴未免心酸掉淚，舜華見了道：「太太、奶奶們別這麼，小鈺此去建功立名，榮耀宗祖，垂裕子孫，極是一樁大喜事，要取個吉利才是，怎麼反悲苦起來？」優曇也道：「是得很，太太們倒要依他的話。」

王夫人等只得硬了心，「由著他們去罷。」梅玉田也住在賈府裡，時時叫女兒兒見面，十分依戀得很。到了初一吉日，三個元帥三鼓便起來，戎裝打扮。小鈺先到祠堂裡拜辭宗祖，碧簫、藹如各設香案拜別祖先。然後一一拜辭一番。賈政，蘭哥同了玉田先往將壇去等著看熱鬧。這裡，王夫人以下沒一個不依依不捨，惟有明心毫不介意。舜華和優曇、曼殊反覺笑容可掬。

小鈺等再四叮嚀大家：「不用惦記。」又單向舜華作個揖道：

「太太、奶奶跟前煩妹妹不時寬慰。」舜華笑著點頭道：「在我在我，但願馬到功成，專聽喜信就是了。」小鈺等出門上馬，入朝叩辭聖上，又進宮叩辭聖後。那娘娘重複賜了許多東西，諄諄囑咐保重身體。三人叩頭答應了，又各領了三杯御酒。回出宮來，聞知聖駕已先往壇前去了。連忙也就起馬出得城來。

兩旁道上跪著了成千的文武官員，送行太監在馬上說聲：「有勞了，請起。」便徑往壇前來，就有那執事人員前來跪迎。

三帥下馬，只見香案上供著三個玉盤，盤裡放著黃晃晃的三顆金印。又是一口寶劍，面前朱紅木架上插著三面大纛旗：中間是「欽命平倭大元帥賈」八個金字，兩旁是「左副元帥梅」，「右副元帥薛。」纛前鋪著個鵝黃拜墊，底下鋪個紫錦拜墊，兩邊鋪的是綠錦拜墊，略挪下一尺來的地。鴻臚寺正卿在下面旁跪了唱道：「請聖上就位，」又唱：「請三位元帥各就位。」又唱：「行祭纛禮，跪叩拜。」連唱了八拜，便唱：

「興，三揖平身。」禮畢，又唱：「先鋒抱纛。」那黑李也是全副戎裝，帶了二員將官趨上來，就架上拔了纛旗，抱了下去。

執事人忙將旗架撤開。鴻臚寺又唱：「禮部尚書捧印、兵部尚書捧劍導引大元帥由東階登壇。」壇上是鴻臚少卿唱禮，左邊一溜放下兩個紫錦、兩個綠錦的拜墊。鴻臚跪在下面，唱道：

「大元帥就位。」又唱：「西向跪。」又唱：「禮部授印，兵部授劍。」小鈺都雙手捧著了。壇下唱道：「請聖上行拜印禮。」

也贊了八拜、平身。壇上唱道：「禮部捧印、兵部捧劍導引，大元帥由西階下。」下了壇，依舊把印、劍供在香案上。接著左、右副元帥逐一都照樣的行禮，只少了兵部捧劍。贊的是行四拜禮，其餘皆是一樣。鴻臚便唱道：「授印禮成。請聖上南向立，請三位元帥各就位，行拜印禮。」也是八拜，禮畢平身。

又唱：「行謝恩禮。」又是八拜。先鋒早押著人去，抬了大纛前行去了；三個中軍官上來把印收入印箱，黃錦包著撲縛肩頭，也先行去了。兵部忙將劍掛在大元帥腰帶上。十六個太監便拉過一輛檀木小敞車兒，上邊有一把紫檀雕花交椅，上安一頂曲柄紫錦涼傘遮蓋著。椅前有方桌，面寬的地方鋪著紫錦墊兒。

鴻臚又唱：「請大元帥登車旁跪。」小鈺便上車側著跪在椅前。

鴻臚唱：「聖上行推轂禮。」皇上便把雙手在車後一搭，太監牽了紫絲線飛跑的去。隨後，兩副元帥一同登車跪下，那車式是比先前一樣的，只換了綠錦傘墊。鴻臚照前贊禮，皇上一手一車搭一搭，也是飛跑去了。這邊禮畢回宮。不提。小鈺坐在車上行二十五里，就有公館伺候打尖，小鈺進了公館，就發一面高腳牌，交給先鋒，傳知各地方官：毋許出城迎送，毋許備辦公館供給，亦不必驅逐閒人。一切農商人等，各人各照常，諱令者斬。如有兵役沿途滋事，立即喊稟先鋒將或中軍官回明稟示。又遣太監傳諭中軍一員，押著帳房行李鋪蓋廚役人等，並太監八名前往整備。每日行二十五里打尖，二十五里安營住宿。又中軍二員隨後約束兵役，如有不法，立即回稟。自己卻從從容容，同兩個姐姐吃完了酒飯，騎上馬緩轡同行，欣欣得意。又走了二十五里，大營已經紮停當了。這座虎皮帳房寬大得很，共有四進，各五開間。頭一進中間算是轅門，先鋒住東，中軍住西。第二進中三間是敞的，設有三個公座，以便聽事發令；東西各一間，太監住下，晚間輪流在中敞間宿夜。

第三進中一間，是三帥坐起飲食。小鈺在東一間安了行牀，地下睡了些小宮娥守夜，內一間老宮娥住宿。西一間碧簫、藹如各安一牀，牀前也睡些小宮娥，裡一間也是老宮娥住。晚間還派些老宮娥輪班在中間空房裡守夜。第四進通是宮娥們住，留空一間做內廚房。廚子、水火夫通用年老女人，不用男人。那帳房每進各有一個大空院子，窗子是玻璃鑲的，門是錦緞門簾掛著，拴了些帶兒當做門門。第三進西廊下另有一間廄房，安著三個槽，喂養這三匹仙馬。各人使的器械都收在臥房內，因防暮夜有警，所以不叫離開的。帳房外，四週各留一小巷，以便兵役巡更。一切兵將四週紮下帳房，團團圍繞。那正對大帳房的面前，立一個營門，輪派兵將值宿把守，調度得井井有條。

又行了一日，已是百里了。次日早晨行不二里，只見親王、郡王、公侯等，俱排班站立。三個元帥的馬近了，齊齊跪下。小鈺等急下馬打了一個足全，口稱：「不敢當，請起！」眾人才站了起來，公敬了三杯餞行酒。兩個女帥都是太監接了，遞給宮女轉奉的。三帥就步行了一箭地，才上馬。又行不二里，只見內閣和九卿排班站立，望見了馬，便遠遠跪下。三人忙下了馬，搶將過去，略略屈了半膝，叫聲：「不敢當，請起！」也公敬了三杯酒。小鈺等略走幾步，就上了馬，加鞭前進。一路靜肅得很，秋毫無擾。沿途遇見山東逃難的民人，各各厚賞銀米，歡呼滿道。行了幾站，這日站頭短，早早住下。小鈺走到院子裡閒逛，只見西邊裡兩

隻仙馬在那裡打雄。小鈺便叫道：

「兩位姐姐快來瞧好玩意兒。」碧簫、藹如不知是什麼好看東西，跑出來一看，見了這個樣兒，臉都漲紅了，回身就走。小鈺一手一個，扯住了不放，還叫宮女掇了三個馬杌，手著他們的肩頭坐下。這鹿兒越發亂動亂抽起來，兩人看不像樣，掙又掙不脫，只得低著頭，閉了眼。停了一會，小鈺道：「鬧完了，姐姐們張眼罷。」兩個開眼一看，果真跳下來了。誰知那一個母鹿看得動興，也黏黏的挨將過來。雄鹿又爬上他的背去，往裡一頂，進了半段。兩人臊得很，趁著小鈺不提防，推開他的手便跑了進去。小鈺獨自一個看個不亦樂乎，才走進去。笑問道：

「好瞧不好瞧？這個就是將來的吉兆！」兩人都啐了一聲，不去理他，各自走回房去了。只見老宮娥拿了一角公文，上貼著十二根燒焦的雞毛，說：「先鋒傳進來的。」小鈺接來一看，卻是直隸總督在境上發的，說：「營中鉛子火藥已盡，探有凶賊數千前來攻卡，相離不過二站，萬分危急，求元帥火速救援」

的話。小鈺就問：「此地到界口還有多少路？」外面回稟道：

「還有五百六十里。」小鈺就發枝令箭，傳八百里報馬，諭該督等不必張皇，致驚百姓。本帥准於二日內趕到。又漏夜發下滾單，令各台站伺候著乾糧、夫馬應用，遲誤者斬。就選了幾名能事太監，撥了些人夫，抬一架小帳房並應帶隨身什物，沿途聽用。一面忙忙吃了晚飯，連晚就發馬啟行。碧簫道：「星夜趨程，要這帳房做什麼？」小鈺道：「沒帳房遮著，難道叫姐姐們把那粉妝玉琢的兩塊香綿團兒在露地裡掀開來解手麼？」

兩人聽了都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怎麼說得這樣蠢！」三人行二夜一日，第二天午前早趕到了。總督等率領兵將俱跪著接進大營。各各參見了，回說：「探子探得賊兵共有三千，帶兵的是六個狼將，明日便到。」說畢，忙將自己的大帳房讓與三位元帥住下。三人安安穩穩睡了一夜。次日早起，用了酒飯，裝束起來停當，出到卡邊口外，一排的舖子墊子坐下。漸見一陣陣塵頭起處，小鈺道：「賊來了，我們別放刀彈，先和他交一交手，瞧他果有些本事沒有？」兩個道：「很是。」慢慢的上了馬，並排兒迎上前去。賊營本要開炮，因見是三個小孩子，標緻不過，認做通是女子。六個惡狼放馬齊出，叫道：「莫放炮！咱們兩人戰一個，通要活擒過來，好晚間受用。」果真撥著馬頭就槍刀並舉。小鈺一刀砍去，五狼招架不住，劈成兩片。三狼大喊一聲，舉斧便砍。小鈺將刀往上一格，這斧子飛上半天去了。三狼著了急，掉轉馬要逃，小鈺又是一刀，嗚呼尚饗。這四個狼將戰住兩員女將，也只戰得一個平手。小鈺一刀一個，又砍翻了一隻。那兩個慌了，把眾兵將一招，齊齊湧上，欺他們只有三騎，自然混殺不過的。誰知小鈺摔上一滿把鐵子兒，把眾倭兵的賊眼珠都打瞎了，劈劈拍拍倒了許多。小鈺又摔了一大把，又打瞎了無數賊眼。接著碧簫的飛刀也來了，藹如的連珠彈也來了。小鈺、碧簫又各放起箭來。賊眾無處逃命，頃刻之間，三千多人馬掃得乾乾淨淨，只有在後面押糧餉的幾十個賊兵逃了回去。小鈺等回卡進營，差了些兵役，把六個倭將腦袋割了下來，裝了一桶。其餘無名賊將賊兵，只割一隻左耳，挑了兩擔。寫封奏折，送往京中報捷。自己住了幾日，等大眾到齊，即便起行。到了山東境內，一望淒涼。但見白骨撐天，屍骸滿地，絕無個人影兒。便命人夫用蓆子包裹了，逐一掩埋。